

加强医学期刊的继续教育知识服务

——以《中华消化杂志》继续医学教育专栏为例

张 晶

上海市医学会《中华消化杂志》编辑部,200040,上海

摘要 中华医学会所属系列学术期刊群是我国著名期刊群之一,部分医学期刊包括《中华消化杂志》积极响应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专栏刊授任务,已初见成效,满足了全国部分医师的继续教育需求。在“破五唯”的学术背景下,医学期刊应践行学术担当和社会责任,办好继续教育专栏,形成专栏特色,服务于广大读者,提高期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目前,有继续教育学分授予权限的期刊尚未形成规模,随着建设国内一流期刊、集群化办刊模式的加强,应重视和加强医学期刊的继续教育知识服务,通过改进刊授任务、加大宣传、增加单行本印刷、开展学员调查等措施提高继续教育服务质量,积极探索服务路径,使继续教育专栏成为医学期刊的品牌化服务内容,形成资源共享体系。

关键词 医学期刊;知识服务;继续教育;品牌化建设

Strengthening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service of medical journals: a case study on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column of Chinese Journal of Digestion//ZHANG Jing

Abstract Academic journals affiliated to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is one of the well-known periodical groups in China. Some medical journals, including *Chinese Journal of Digestion*, have been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CME) column assignment of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some doctors. Under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of breaking the five-forms of publishing, medical journals should take both the academic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ke the CME column a special feature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 to readers and improve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periodicals. At present, not all medical journals are authorized to establish CME column and give CME credit. But as we are strengthening on cultivating domestic first-class journals and clustered mode of running journals, great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CME service in medical journals on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ME service through increasing publicity, increasing single-line printing, and conducting surveys, to make the CME column a brand new service in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riodical, and form a source sharing system.

Keywords medical journals; knowledge services; continuing education; brand construction

Author's address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hinese Journal of Digestion, Shanghai Medical Association, 200040, Shanghai, China

DOI:10.16811/j.cnki.1001-4314.2022.04.023

在强化“破五唯”的厚重底气、树立学术自信的背景下,科技期刊作为学术内容的载体,除提供传统的出版任务外,还应回归科研本质,加强科技期刊的知识服务,持大局观办刊^[1]。科技期刊必须扩展思路,充分利用科技期刊的各种资源,从科技期刊的增值服务入手,拓宽知识服务领域,以促进期刊发展,提升期刊的影响力,最终达到传统业务与增值服务相得益彰的效果,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2]。朱瑶等^[3]对中国科技期刊编辑部知识服务知晓度的调查表明,期刊普遍认为知识服务的对象为读者(97.4%)、作者(92.4%)和专家(86.0%)。医学期刊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面向的读者群、作者群基本为临床医生或医学相关工作者,这些医学从业人员需要进行新理论、新知识、新方法和新技术的终身性训练活动,要完成一定学分或学时规定的继续医学教育(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CME),目的是使其在整个专业生涯中不断更新知识,以提高业务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适应医学科技、卫生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医学期刊应践行学术担当和社会责任,办好CME专栏,形成专栏特色,服务于广大读者,提高期刊学术地位。

1 医学期刊开展CME知识服务的必要性

CME指完成基础医学教育(第一阶段)和毕业后医学教育(第二阶段)之后进行的在职进修教育,是高等医学教育的第三阶段,实行学分制,分为I类和II类学分。CME主要针对在职医务人员,主要是自学,学员常通过参加学术会议、培训、发表学术论文、网络在线学习等方式获取学分。医学期刊刊登的医学理论、数据、技术和方法,储存了大量医学信息,正是医学工作者自学的教材^[4]。德国从2006年起逐步形成了传统继续教育方法,德国政府认可的CME形式多种多样,其中阅读专业期刊获取学分是完成继续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5]。国外医学期刊如《美国医学会杂志》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也非常注重教育职能,设有CME栏目,专门向临床医师提供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方面的继续教育服务。我国很多医学期刊在开展继续教育方面也进行过相关探索,如《中国中西医结合影像学杂志》2004年开始推出继续教育专栏园地,《辽宁

医学杂志》《黑龙江医药》《航空航天医学》等期刊都相继刊登消息发布 CME 学分获取的说明。《护理学报》《中国基层医药》等期刊也进行过 CME 实践,并取得一定成绩,提高了期刊影响力^[6-7]。然而,近 5 年内我国医学期刊继续教育模式的系统深入研究较缺乏,我国医学期刊 CME 知识服务体系尚未完善,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医学期刊的继续教育服务工作,加强与读者、作者的互动沟通,发挥我国医学期刊的 CME 功能,丰富我国医务工作者继续教育的形式。

2 医学期刊开展 CME 的优势

2.1 学习内容优势

科技期刊的出版内容是以某一领域的专业研究为主体,是出版行业的生力军,天生具备垂直性媒体基因,沉淀了几代科研人员的专业优势,拥有优质的作者群和读者群。因医学期刊的教育内容比较全面,教育方法也比较具有针对性,基于医学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需求,可将医学期刊作为 CME 的阵地^[8]。医学期刊的每篇稿件都实行严格的初审、外审、终审的三审制度,对稿件的先进性、创新性、科学性、可信性都经过相关学科领域专家的审阅、讨论,刊载的内容有助于提升医学从业人员的科研方法、学科新知识理论水平和论文写作的能力,且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也具有正确的导向性。

2.2 学习资源获取优势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已发生变革,更倾向于从网站、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获得信息。目前,多数科技期刊均有自己的官方网站,提供过刊和现刊全部文章全文的浏览和下载服务。全球科技期刊集成平台(<http://jbest.las.ac.cn/welcome/index>)为广大科研工作者提供了科技期刊检索服务,通过该网站可自动检索到相关期刊的官方网站。2020 年 8 月 13 日,新版中华医学期刊 App 正式上线,读者获取期刊信息的方式更加多元化和便捷。

2.3 学习形式优势

新媒体和互联网时代下,单一的传统继续教育模式已不能满足当前的学习需求和学习形式。借鉴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学习模式,构建新的继续教育平台,可为医学从业人员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继续教育培训^[9]。通过阅读医学期刊继续教育专栏内容并取得学分是传统继续教育模式的有益补充。

2.4 学习时间优势

相关调查研究显示,医学从业人员日常工作繁忙,难以有整块的时间进行 CME 学习并取得完整学分,社

会角色增加所致的时间缺乏使医学从业人员学习动力不足、投入学习的时间较少,影响 CME 培训效果^[10]。医学从业人员普遍表示工作时间常无法请假外出或因工作繁忙,难以外出参加培训,有时一些培训又需要占用休息时间,使其没有太多时间参与学习。阅读医学期刊 CME 专栏的学习方式可使医学从业人员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可利用碎片化时间灵活学习。医学期刊是连续出版物,定期刊登 CME 内容,医学从业人员可根据自己的时间,通过期刊全年 CME 专栏刊登完毕后集中学习,或刊登一期学习一期的方式完成继续教育任务。

2.5 学习成本优势

医学期刊的继续教育内容为公益性质,中华医学会授予的 25 种开设继续教育专栏期刊的纸质版订户、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读者俱乐部会员、期刊年卡会员均可参与,不再额外收取费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远程线上教育模式逐渐介入到继续教育领域且技术日益成熟,期刊 CME 作为远程教育的方式之一,在空间、时间、广度和深度方面具有优势,很可能成为改善目前国内 CME 现状且最有潜力的低成本措施。

3 医学期刊 CME 刊授模式、质量控制和重点服务人群

3.1 医学期刊刊授学分获取的操作流程

国内医学期刊继续教育模式调查显示,各刊继续教育获取学分的方式基本一致,即每年一般刊发 10 篇继续教育专栏文章,通过单选题或填空题的形式进行学习检验,完成全年学习可获得 II 类学分 5 分。以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 CME 学分获取流程为例,共包括 5 个操作步骤:扫码阅读、注册登录、完善信息、在线答题、学分申领。读者需通过扫描二维码形式阅读 CME 专栏文章;在阅读页面最下方有“我要答题”,首次答题读者需登录系统,未注册用户需先注册;第 1 次答题前需补全用户信息并完成实名认证;在线答完所有题目后提交,系统自动判分,合格后方可申领学分;答题完毕后进入学分审核阶段,在继续教育部门发放学分后,系统将发送学分申领通知至读者的手机或电子邮箱,均采用电子化的形式授予学分。国外医学期刊的 CME 活动也由当地医学会认证和许可,提供 CME 并授予学分。国外医学期刊的 CME 模式较国内医学期刊丰富,并不局限于当年的 CME 栏目文章,还包括音频课程、视频课程,相关课程资源均进行了整合、归类,更加有针对性。获取学分的主要方式包括答题(以选择题为主)、书面问答考试、撰写案例相关问题,考试

通过者可立即下载学分证书且会自动记录。所有活动均可在线完成,参与者完成 CME 活动后可获得即时反馈,并附有解答及相关学习的资料链接。

3.2 CME 专栏以编委约稿为主

CME 专栏内容应是学术价值高的文章,具备一定的先进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为严格把控继续教育专栏质量,应邀请在业界有学术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专家学者撰写,如编委、重要基金项目获得者和其他有特别贡献的学者。对于科技期刊而言,编委资格是学术能力的体现,编委在传播学术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建设一流期刊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加强与编委的合作,与专家具有较高的黏性是高质量科技期刊的特征之一^[11]。开设继续教育栏目的医学期刊可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微信群、会议等多种形式向编委约稿,每篇继续教育专栏约稿文章同样须经过 2 名及以上外审专家进行同行评议以及编委会终审等正规审稿流程,严格把控继续教育专栏质量。

3.3 CME 专栏关注基层医师需求

医学知识服务要求根据用户需求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医学文献资源,继续教育服务同样应根据用户对知识需求的特点,为用户定制个性化服务,以满足用户需求、解决用户问题作为终极服务目标^[12]。基层医师是我国实施全面医疗保健的生力军,是解决基层疾病问题、提高整体医疗水平的核心人员。满足广大医务工作者特别是基层和西部地区医师的继续教育需求也是中华医学会开展继续教育刊授服务的目的之一,《中华消化杂志》也以此为宗旨开展继续教育服务。此外,《中华消化杂志》多位编委也提出杂志未来发展应关注基层医师的阅读需求,选题策划方面应更多关注政策解读、临床药物应用、疑难疾病诊断和治疗机制、科研论文写作等方面的内容。

4 医学期刊开展 CME 刊授服务的成效

4.1 CME 专栏参与情况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项目共有 25 种期刊参与,2019 年累计参与答题 1 634 人,5 877 人次,8 月参与人次(839 人次)最多,单用户参与量 1~54 期;2020 年 25 种期刊共完成答题 14 152 人次,参与人数 3 302 人,答题人次较 2019 年同期增加 241.7%,答题人数较 2019 年同期增加 203.2%;2021 年上半年 25 种期刊参与答题 2 041 人次,较 2020 年同期下降 21.1%,较 2019 年同期增加 18.8%,下降原因可能与提前关闭继续教育答题通道有关。以《中华消化杂志》继续教育专栏为例,2019 年参与答题 199 人次,2020 年参与答题 210 人次,2021 年参与答题 205 人次,从 3 年的

继续教育参与情况来看,继续教育专栏有一定的受众人群,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继续教育需求。

4.2 学员分布特征

以《中华消化杂志》继续教育专栏为例,2019—2021 年参与继续教育刊授的学员高级职称占比最高,为 48.4%,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各占 24.2%(37/153),其次是主治医师,占 32.7%(50/153),住院医师占 19.0%(29/153);科室分布方面,60.8%(93/153)的医师来自消化内科,内科也占有一定比例(14.4%,22/153),其他科室包括病理科、儿科、感染科、检验科、健康管理中心、老年科、临床营养科、肾内科、体检中心、影像科、肿瘤科、重症医学科、综合病区等,共占 24.8%(38/153);西部地区 25 名,贫困地区 10 名。据中华医学会 2020 年统计,25 种期刊中,参与人数较多的省份为浙江、江苏、青海、四川和广东,参与人数较少的省份为西藏、江西、天津、广西和陕西。西部地区 12 省份参与人数 937 人,占 28.4%。

4.3 CME 专栏文章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中华消化杂志》全年共刊登 CME 专栏文章 10 篇,根据期刊官方网站统计数据,CME 专栏总下载次数分别位列 2021 年榜首,2019 年、2020 年第 2 位。除《共识与指南》专栏外,在 2019 年和 2020 年共计 20 篇 CME 专栏文章中,有 16 篇(80%)的浏览量和下载量居同期全部文章前 5 位。2019、2020、2021 年分别有 4、7、6 篇 CME 专栏文章的浏览量位居当期全部文章第 1 位,2019、2020 年共有 6 篇 CME 专栏文章的浏览量和下载量同时位居当期全部文章第 1 位。

2019—2021 年《中华消化杂志》官方网站浏览量排名第 1 位的 CME 专栏文章中,疑难疾病的病因诊治、共识与指南更新点或不同指南的对比解读、新药临床应用等内容受到广大读者、作者的欢迎,有一定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浏览量较低的选题为药物药理分析,提示 CME 专栏选题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临床实用性,教授的知识要面向大部分读者的专业需求。

5 积极采取改进措施,制定 CME 刊授优化策略

5.1 调整刊授计划

为使读者较早完成继续教育学习,2020 年中华医学会推出“双二维码”刊登计划,即申报继续教育的期刊可每期刊登 2 篇 CME 专栏文章,仍维持全年刊登 10 篇文章,可上半年提前完成继续教育刊授任务。2021 年《中华消化杂志》也随之进行了相关改革,7 月即完成全年 10 篇 CME 专栏文章,其中第 1~4 期每期刊登 1 篇,第 5~7 期每期刊登 2 篇。2022 年《中华消

化杂志》将全面推行 CME 专栏“双二维码”刊登计划,1~5 期每期刊登 2 篇,5 月底前刊登完毕全部 10 篇 CME 专栏文章,上半年即完成全年计划,供学员完成线上学习和学分获取,满足更多的学员需求。

5.2 借助学术会议扩大受众群体

学术会议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形式,与出版商或期刊的影响力息息相关。高质量的学术会议在提升期刊社会影响力方面起积极作用,也为期刊发展提供了理想的交流平台^[13]。随着学术交流需求的日益增强,各个学科领域会召开大量学术会议,且有相当数量的参会人员。以消化学科为例,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会举办的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是全国消化界的顶尖盛会,影响力辐射全国。《中华消化杂志》编辑部每年均定期参加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及其他重要的学科会议,并根据正式注册代表人数加印相应数量杂志送至会场,以会议资料和赠阅形式发放,向广大参会者宣传 CME 刊授服务,使更多的作者、读者了解期刊 CME 知识服务,扩大受众群体。

5.3 印刷单行本

目前,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 CME 专栏文章一期刊登 1 篇或 2 篇,每期对应的答题二维码为 1 个或 2 个,1 个二维码仅对 1 位用户读者有效。当该名读者扫描二维码开始答题后,此二维码就对其他读者失效,不可再次由另一用户答题,因此常规的正刊印刷量不能完全满足需求,单行本则可较好地解决这一困境。单行本为单篇或几篇文章的单独印刷本,单行本是医学期刊发行销售的重要形式,已逐渐演变为学术会议中的宣传媒介和学术推广资料,CME 专栏文章也是单行本销售的主要文章类型^[14]。此外,单行本还可将全年 CME 专栏集中刊出,可使读者一次性集中完成继续教育任务。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继续教育部也鼓励各开设 CME 专栏的期刊印刷单行本,促进读者参与继续教育项目答题。

5.4 开展学员问卷调查

为进一步完善和提高该项服务,医学期刊将以现有学员、作者、专家为基础开展广泛调研,以填写问卷和访谈形式,进一步了解学科内容需求、学员阅读偏好和碰到的困难,了解 CME 专栏的优势和不足,发挥优势,弥补不足,改掉缺点,有针对性地制定 CME 刊授计划。

6 结束语

科技期刊为发表科研成果、促进学术交流的重要传播载体,肩负知识传播和服务的使命。期刊出版工作应是科技传播与知识服务的有机融合。CME 专栏

是医学期刊与读者互动、交流的一个窗口,专栏内容的阅读量和引用频次等客观指标可反映读者的阅读偏好,有助于制定选题策略,增强期刊传播力。医学期刊应履行继续教育职能,发挥期刊优势,即使未获得授权开通学分获取的期刊,也应重视和加强继续教育知识服务,刊登内容不要一味追求高引用,需树立学科服务和知识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能力。如《中华消化杂志》除开设继续教育专栏,有针对性地给读者创造学习园地外,还开设海外优秀论文选读、多学科协作病例讨论等栏目供读者学习。

国外医学期刊 CME 模式较国内医学期刊更加多元化,也不局限于 CME 栏目,具体可通过基于期刊全刊内容进行答题、撰写小结等形式获得学分,题目设置也以选择题为主,但题量多于国内期刊。尚淑贤等^[15]探讨了中外医学期刊的 CME 模式,指出国内医学期刊 CME 活动形式单一,学分申领过程也较国外期刊繁琐,尚不能实现即时获取,这可能与我国 CME 学分授予审核机制有关。国内医学期刊 CME 仍在起步阶段,尚存在许多不足:答题形式复杂,如答题二维码不能通用,有的期刊甚至需寄送答案,纸质印刷不能完全满足需求;宣传效果欠佳,以《中华消化杂志》为例,每年获得学分 0.5~2 分者为主,获得全年 5 分的学员数量少;刊授形式单一,刊登的内容以文字为主,缺乏多媒体教学形式;有 CME 学分授予权限的期刊尚未形成规模。随着建设国内一流期刊、集群化办刊模式的加强,应重视和加强医学期刊的继续教育知识服务,将 CME 专栏内容进行整合,并不断拓展专栏传播形式,建立相关的平台,以利于学员便捷学习和获取学分,使继续教育专栏成为一种品牌,运用新媒体、新技术等积极探索服务路径,形成资源共享体系。

7 参考文献

- [1] 郭宸孜,白雨虹,崔铁军. 超越论文,服务科研:《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培育我国旗舰科技期刊的探索[J]. 编辑学报,2019,31(1): 1
- [2] 冯甜,姚雪. 论医学期刊的知识服务拓展[J]. 新闻研究导刊,2017,8(22): 12
- [3] 朱瑶,沈锡宾,王海娟,等. 中国科技期刊编辑部对知识服务认知及建设情况的调查和分析[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1,32(9): 1175
- [4] 何华松,朱杏英. 浅谈医学期刊在医学继续教育中的作用[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1998(1): 54
- [5] 张玉森,郭胜伟,金路. 德国医学继续教育概况与特点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J]. 现代职业教育,2021(11): 38
- [6] 江霞. 开展继续教育提升期刊影响力:以《护理学报》为例[J]. 编辑学报,2016,28(1): 80

- [7] 郝希春,黄政,刘家全,等.医学期刊的延伸服务:《中国基层医药》杂志开办刊授继续教育专栏的思考[J].今传媒(学术版),2007(10):48
- [8] 郑海蓉.医学学术期刊实施继续医学教育的内容及方法[J].编辑学报,2004,16(4):301
- [9] 熊延连,王月明,赵冬梅,等.智慧树慕课平台对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影 响:以局部解剖学为例[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20(12):24
- [10] 尤丛蕾,姚弥,齐建光.全科医学师资对全科医学继续教育现状看法的定性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21,24(34):4366
- [11] 刘岗,魏海明,王婉,等.编委在科技期刊发展中的作 用探讨[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5,26(3):240
- [12] 杨颖.基于智库理念的医学临床知识服务创新[J].图书馆学刊,2019,41(3):33
- [13] 魏建晶,崔红,薛准,等.学术会议提升科技期刊影响力的实践与思考:以“地球科学前沿论坛”为例[J].编辑学报,2021,33(4):419
- [14] 郭瑞,刘冰,吕相征,等.互联网时代医学科技期刊单行本的出版与实践思考[J].编辑学报,2021,33(5):546
- [15] 尚淑贤,颜艳.中外医学期刊继续医学教育模式调查分析[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1,32(9):1193
(2022-03-31收稿;2022-05-21修回)

关于“0”“零”的规范使用及其他

最近笔者在“期刊界朋友”圈中读到王绎心发布的《如何正确书写“八一建军节”:关于含有月日专名写法的全解 析》一文,颇有收获,但也发现有些地方解析得不妥,可能会产生误导,于是就写出了这篇短文。

为便于辨析,先复习一下相当多的编辑同人经常混淆的标准中的2类条款所使用的能愿动词:

“应”“不应”,用于要求型条款,表示要准确地符合标准而应当严格遵守、满足的要求,且不准许有偏差。

“宜”“不宜”,用于推荐型条款,用来表示下列情况:1)在几种可能性中推荐特别适合的一种,不提及也不排除其他的可能性;2)某个行动步骤或做法是首选的,但未必是所要求的;3)不赞成但也不禁止某种可能性或行动步骤。

以下辨析3个问题。

1 原文:“含有月日的专名采用汉字数字时,‘0’的书写形式应为‘○’,不宜写为‘零’。【正确】‘四一○’惨案【不宜写为】‘四二零’惨案”。

辨析:这里不仅犯了混用2类能愿动词于一个条款中的错误,而且违反了GB/T 15835—2011《出版物上数字用法》关于“零”和“○”的使用规则:“阿拉伯数字‘0’有‘零’和‘○’两种数字书写形式。一个数字用作计量时,其中‘0’的汉字书写形式为‘零’,用作编号时,‘0’的汉字书写形式为‘○’。”例如:“3 052(个)”的汉字书写形式为“三千零五十二”(不写为“三千○五十二”);“公元2012(年)”的汉字书写形式为“二〇一二”(不写为“二零一二”)。

“月日”与“年份”一样属于编号,采用汉字数字时“0”的书写形式应为“○”,“不宜写为‘零’”的说法是错误的。“不宜”表示不建议、不推荐,未必是错误,也没有不准许或禁止的意思。因此,“【不宜写为】‘四二零’惨案”应改为“【错误】‘四二零’惨案”。

2 原文:“已经定型的含有月日的专名,应采用定型的数字形式,不宜改用其他形式。【正确】五四运动 七七事变 三八妇女节。【不宜写为】‘5·4’运动 ‘7·7’事变 ‘3·8’妇女节”。

辨析:在GB/T 15835—2011和GB/T 15834—2011《标点符号用法》中,只规定了“含有月日的专名”在使用阿拉伯数字和

汉字数字表示时各自的规则,而未见“已经定型的含有月日的专名,应采用定型的数字形式,不宜改用其他形式”这一前后表述矛盾的条款。“应采用定型的数字形式”是要求,就不应该有“不宜改用其他形式”的推荐,这又是犯了混用2类能愿动词于一个条款中的错误。

笔者认为,如果将原文中的“应采用”“【正确】”分别改为“宜采用”“【宜写为】”,那么作为使用标准的补充建议还是可行的。

3 原文:“对于含有月日的专名,汉字数字之间的间隔号用全角和半角都有一定道理;而阿拉伯数字之间的间隔号,应当使用占半个字位置的半角字符。”

辨析:这是作者分析了GB/T 15834—2011关于间隔号宽度的表述和示例提出的建议,但笔者不敢苟同。

必须指出,GB/T 15834—2011对间隔号宽度的表述与示例是不一致的:5.1.7明确指出间隔号“占半个字位置”,即半角字符,4.14.3.5还特别指出,含有月日的专名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时,“月、日之间均用间隔号(半角字符)”;而标准给出的“间隔号的形式为‘·’”,以及文本中所有包含间隔号的示例,间隔号全部占一个字位置,即采用全角字符。这正是作者提出上述建议的缘由。他还给出了如下示例:“【正确】‘12·4’国家宪法日【错误】‘12·4’国家宪法日”。

笔者不赞同的是,不应当迁就GB/T 15834—2011的失误,或者硬要为标准的错误打圆场而另提更为复杂化的“建议”。笔者认为,在GB/T 15834—2011未修订前,间隔号用全角字符或半角字符,如“‘12·4’国家宪法日”或“‘12·4’国家宪法日”,只要全文或全刊统一,都不应认定其为错误。

笔者查阅了几十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凡涉及使用间隔号的,都采用了全角字符。例如:GB/T 16159—2012《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中的“zhuāng·jia(庄稼)”“hóu·lóng(喉咙)”等;强制性国家标准GB 3100—1993《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中的“V·s”“J/(kg·K)”“欧姆·米”等。因此,笔者建议,凡是间隔号,统一采用全角字符,即占一个字位置。

笔者也强烈呼吁:尽快修订GB/T 15834—2011,纠正其中关于间隔号使用及其他的若干失误。

(陈浩元)